



廣東省民族宗教研究院

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编
连南排瑶文化教学科研基地



排瑶研究论文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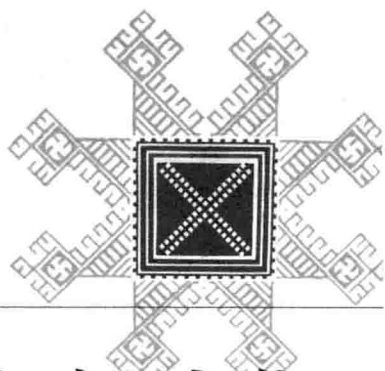
主编◎马建钊 副主编◎麻国庆 李筱文

廣東省出版集團
广东人民出版社



廣東省民族宗教研究院

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编
连南排瑶文化教学科研基地



排瑶研究论文选集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主 编◎马建钊 副主编◎麻国庆 李筱文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排瑶研究论文选集 / 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连南排瑶文化教学科研基地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 - 7 - 218 - 08535 - 7

I. ①排… II. ①广… ②中…③连… III. ①瑶族-民族历史-广东省-文集 ②瑶族-民族文化-广东省-文集 IV. ①K285. 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1110 号

Paiyao yanjiu lunwen xuanji

排瑶研究论文选集

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连南排瑶文化教学科研基地 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策划: 肖风华

责任编辑: 梁茵

装帧设计: 张竹媛

责任技编: 周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广州嘉正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 - 7 - 218 - 08535 - 7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6.25 字数: 430 千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1487 83790604 邮购: (020) 83781421

《排瑶研究论文选集》编委会

主 任 马建钊

副主任 麻国庆 李筱文

编 委 张应强 盘小梅 邱金水 许文清

李国兴 唐铁荣 盘志辉

序

排瑶是瑶族盘瑶支系中甚富特色的一个分支，以其所居之村庄被称为“排”而得名。人口约7万。主要聚居在粤湘界连之连南瑶族自治县，故排瑶也往往称“连南排瑶”。又因其较大的排有八个，故又有称之为八排瑶的。排瑶的先辈至迟在北宋中叶就已在连阳（泛指今连南、连山、阳山和连州等县市一带）地区定居，并将以旱作为主的传统耕作方式转变为以稻作为主，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在相对封闭的粤北山区，经过几百年的生息繁衍和发展，至明初，一个与原族体的文化面貌迥然有别的新分支——排瑶已初步形成。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口的增殖，以及居住区域的不断扩大，八排的雏形已经显现；与农耕生活相关的一系列文化特征先后形成；作为该地区一支政治力量已活跃在历史舞台，并引起世人的瞩目。有关排瑶的历史文化及其活动，明清以来，文献多有记载。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连山知县李来章于公务之余，著《连阳八排风土记》，详述其山川形势和文化语言，并检讨施政之得失，实为有关排瑶的第一本专书。而作为真正意义的研究，则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

排瑶研究总的来说，可粗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20年代至新中国建立之前，为始初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为发展阶段；改革开放至今，为全面深入阶段。

20世纪初，西方人类学东渐。民族学作为人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为国人所关注。一批学者走出校门或机关门，到民族地区调查，尝试进行民族学研究。1924年，北京大学张景良到连阳地区旅行，1926年发表《八排探瑶纪谈》。稍后，中山大学陈锡襄写成《瑶民访问记》。两者应是排瑶研究之始。1938年，岭南大学教师霍真（F. R. Fortune）带领学生到今连南瑶族自治县油岭排，对排

瑶进行族源、社会、文化、经济及语言等方面的社会调查，其报告发表于《岭南科学杂志》（英文），为外国人研究排瑶的肇始。另外，1941年胡耐安发表《粤北山排住民之探讨》。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上以社会调查为主，客观真实地描述排瑶的文化面貌。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排瑶研究开辟了宽广的道路。为了贯彻和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广东省政府有关部门先后两次组织民族工作者和有关人员，有目的、有计划地到民族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不仅为党的民族工作建言献策，积累资料，而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民族学理论体系。排瑶聚居的连南是重点调查地区之一。有关排瑶的调查，先后汇成两书，为深入研究排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两书分别为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之《广东北江瑶族情况调查》和作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连南瑶族自治县瑶族社会调查》。两书真实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排瑶和瑶族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资料价值极高。而正当广大民族学工作者欲大显身手的时候，从1957年开始，社会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民族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科而逐渐成为禁区，民族研究的大好形势被逆转。迨至“文化大革命”，民族研究便戛然中止了。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除上述二书和瑶族简史简志以及自治县概况之外，寥寥可数。参加社会调查的部分同志，利用调查所得到的材料并结合历史记载，开始进行族源的研究。而有一些同志则将排瑶一些突出的文化特征予以简单的描述，见之于报端。而比较有影响的，应是郑立行发表于《史学月刊》的《粤北瑶族民族社会遗迹》一文。此外，1958年，两位苏联民族学家到连南地区调查后，发表过一组文章，引起时人的关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随着民族工作机构和研究机构的恢复，民族研究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83年初，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成立，将各方力量整合成为广东民族研究的主力，有力促进广东民族研究的开展。在排瑶研究方面，他们沿着前辈学者的足迹，从族源、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文字、艺术、语言等方面，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三十多年来，硕果喜人，共出版专著六部，发表论文数十篇。六部专著，各具特色，《排瑶历史文化》可作代表。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八排瑶族的历史和文化状况进行深入而系统的分析，在许多学术问题上都有独到的见解，在某些问题上也可以说有了新的突破，是当时排瑶研究一个阶段性的总结。香港中文大学师生多

次以连南瑶族自治县为实习基地，对排瑶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中谢剑教授的专著《连南排瑶的社会组织》及其论文《排瑶命名制试释》（《贵州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均获学术界好评。

排瑶研究尽管得到长足的发展，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还远远不够。以上所有研究基本上都是静态研究，动态研究尚未开始。最突出的例子是，20年前，两位学术界前辈就呼吁：“本书（指《排瑶历史文化》）因限于篇幅，叙事基本至1949年止。有关新中国成立后八排瑶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变化，正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最感兴趣的研究论题，希望本书作者继续努力，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成绩。”但时至今日，包括《排瑶历史文化》的三位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学者均未对两位前辈的呼吁作出响应，对排瑶“迅速变化”的动态研究仍付之阙如。这只是排瑶研究有待研究的课题之一。其他方面的课题还有许多，在此不一一细列。有鉴于此，为了将排瑶研究继续引向纵深方向，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决定将有关排瑶研究的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收录，出版《排瑶研究论文选集》，一来检阅和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二来为后学者入门或进一步研究者提供线索或启迪借鉴，以期将排瑶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是为序。

马建钊

目 录

来源族称

连南排瑶部族历史	谢 剑 (3)
关于八排瑶族源的探讨	
——兼评谢剑的《连南排瑶的社会组织》	李 默 (34)
连南八排瑶《房氏年命书》	李 默/房先清 (46)
从考古、地名及民族学资料看粤北排瑶的来源	练铭志 (61)
排、排瑶、瑶排、八排瑶等称谓之辨析	徐祖明 (72)
从人口结构分析广东省连南瑶族的社会变迁	廖宝昀 (84)

社会组织

粤北瑶族的氏族社会遗迹	郑立行 (95)
排瑶命名制度浅释	谢 剑 (104)
广东连南排瑶的男女平等与父系继嗣	乔 健 (118)
连南瑶族的来源及社会组织	许文清 (122)
浅析瑶老制	李筱文 (134)
八排瑶“瑶老制”新议	
——八排瑶政治制度变迁研究之一	杨鹤书 (144)
试论连南八排瑶习惯法	赵家旺 (155)

文化习俗

广东连南八排瑶“耍歌堂”研究	唐 辉 (165)
“耍歌堂”与连南排瑶文化	许文清 (171)
排瑶宗教礼仪“旺歌堂”研究	马建钊 (177)
连南排瑶地域内婚制度的初步研究	谢 剑 (190)
也谈八排瑶“地域内婚制度”的演化	赖才清/童 好 (202)

广东连南排瑶婚姻习俗及妇女地位	盘小梅 (207)
连南排瑶婚俗对现代社会的适应	刘耀荃/李筱文 (216)
排瑶“玩坡”风俗探微	许文清 (224)
论八排瑶的丧俗	马建钊 (229)
论连南排瑶的神话故事	许文清 (237)
排瑶服饰研究	李筱文 (246)
瑶族服饰与民族文化遗产	刘满衡 (262)
排瑶文化变迁的调适问题	朱 洪/李泳集 (268)

宗教信仰

粤北排瑶的宗教观念	许文清 (279)
从“神灵意识”看排瑶的早期宗教	李筱文 (288)
汉文化影响下阳春铁垌排瑶的宗族家庭与宗教	麻国庆 (295)
有关排瑶宗教的若干问题	练铭志/马建钊 (307)
排瑶“送鬼治病”的巫术行为	李筱文 (318)
再论排瑶的经书	练铭志 (325)
论排瑶经书的文化内涵	张菽晖 (338)
“耍歌堂”与祖先崇拜	李筱文 (350)

民族关系

略论连南排瑶与汉族的历史关系	练铭志 (361)
综谈八排瑶过山瑶之异同	赵家旺 (374)
试论八排瑶与汉文化的关系	练铭志 (387)
新中国成立以来连南瑶区的社会变化	赖才清 (400)

编后语	(410)
-----------	-------

A vertical decorative band runs down the center of the page, featuring a series of horizontal patterns including zig-zags, dots, and geometric shapes. The top and bottom of the page are decorated with dark, curved shapes that resemble stylized hills or mountains.

来源族称



连南排瑶部族历史^①

谢 剑^②

学界有关瑶族的历史，特别是瑶族的族源问题，可以说是连篇累牍，众说纷纭，至今并无共同的结论。环绕这问题的几个重点是：

第一，瑶族的族源究竟是单元还是多元；

第二，族称的演变；

第三，最早的分布地点；

第四，迁移过程。

笔者认为，有关上述问题的著作，大多是根据汉文记载的历史文献、地方志书及私人著述，涉及考古及语言学证据者不多，而从瑶人中的传说、神话、风习和经典求证者亦少，因此这类论著很多都是前人旧作的重组和复述，对本文所要研究的排瑶这一亚群而言，意义则比较小。

本文仅集中探讨广东连南境内排瑶之族源及迁移经过、聚落模式与发展，以及历史上连南地区在以汉文化为主的行政结构中其建制的演变。至于整个瑶族及其分支与迁移问题，因论者已多，在无新资料之前，本文不拟深入探讨。

① 选自刘满衡、李春益编著：《连南排瑶》，海天出版社 2007 年版。

② 谢剑，字麟飞，湖南沅江人，台湾大学文学士及文学硕士，美国匹兹堡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任教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并从事中国少数民族（主要为彝族支系撒梅族及瑶族支系排瑶）以及海外华人志愿社团（主要为客家群）的研究。

一、聚落创始

(一) 文献记载

“排瑶”或“八排瑶”一词是汉语，自称瑶勉（jiu mjen 或藻敏 dzau mjen，大坪一带），较详细的记载可上溯至清初连山知县李来章所著的《连阳八排风土记》（1704年）。李氏在《自序》中云：

若八排之瑶，连州仅居其三；若予所治之连山，则居其五。^①

之后如道光（1821—1850年）时姚柬之（1785—1847年）的《连山绥瑶厅志》（1837年）卷四、同治（1862—1874年）时袁永锡的《连州志》（1871年）卷八、檀萃的《说蛮》四（1968年）、民国时凌锡华的《连山县志》（1928年）卷五及韩建勋修的《连县志》（1929年）卷七，均有“排瑶”、“八排瑶峒”或“瑶排”的称谓。相反，清代顾炎武（1613—1682年）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八《广东二》提到的：

俚俗有二种：一日瑶，椎髻跣足，居深峒，刀耕火种，食尽一山则他徙，祭则作乐歌唱，谓之“懊丧”。……自新会、香山、从化、龙门、清远，迄阳山、连山，皆有之。

文中所说的应是现今俗称的“过山瑶”，与定居的排瑶非同一支系。至于阮元《广东通志》（1822年）卷三三〇所记“连州瑶人蓄发为髻，红布缠头，喜插鸡翎”一节，因八排瑶中有三排当时隶属连州，加上发型和服饰的描述，所指应为排瑶，仅是未曾特别标明而已。此与董诰的《皇清职贡图》（1761年）卷四“连州瑶人”条之描述及图像相符。总之，从清初开始，就有关于粤北瑶人的纪录，并兼有排瑶和过山瑶两支。

在李来章之前，虽然也有不少涉及排瑶的记载，但远不如李氏所著之具体而微，兼及风俗、言语、建置等多方面。例如清代姚柬之的《连山绥瑶厅志·前序》中就提到，早在康熙四十年（1701年），广东提督殷化行曾奏言：

^① 李来章治连山时，连山境内有大排五，即马箭、军寮、里八洞、大掌岭及火烧排；连州境内有大排三，即油岭、横坑及行详（今南岗），合称“八排”（李来章1704：181）。



广州府所属连、阳州县僻在粤省西北，界连广西、湖广，山莽崇深，本属险阻，而境内瑶人八排毗连，各一聚落，皆在深岩邃壑之内，丰草密箐之间，并无出产，只以耕田度活。

文中清楚地提到八排瑶人。又据廖炯然《连阳瑶民概况》（1943年[1986]：17）转引《连山县志》，谓清初顺治九年（1652年）八排瑶曾经劫掠东田、白石等乡。据此可以肯定，清代初年排瑶或八排瑶这个名称经已十分普遍。

明代曾多次征剿广西大藤峡一带的瑶人，其地在府江（今漓江、桂江）和右江（今柳江、黔江）间，《明史》记载甚详，^①例如宪宗成化二年（1466年），遣都督同知赵辅为征夷将军，充总兵官，俞都御史韩雍理军务讨瑶。是年十二月，韩雍大破广西大藤峡的瑶人。今人廖炯然引方志谓“八排瑶皆震惧”（《连阳瑶民概况》1943年[1986]：15）。^②以常理推断，瑶族分布的模式是大分散、小集中。广西有事，辗转传递讯息，乃至影响连南境内的八排瑶，当然是有可能的事情。何况方志中一再提到明代时，八排瑶所在地的连山及邻近的阳山，不时出现“瑶乱”（《连阳瑶民概况》1943年[1986]：14-15）。换言之，包括《明史》等文献虽未直接提到排瑶或八排瑶这个称呼，但却肯定了他们在这地区的存在和活动。

排瑶早在明代时已在今连南境内聚居的直接证据，作者认为最重要的当推其宗教经文中的记载。按1986年夏作者在连南金坑区所搜集的排瑶《送鬼书》记载（谢剑1989：145），举行道场仪式所焚烧的祷文，当事人的落款形式是：

大明国，广东道，广州府，连州，连南县，山上峒，金坑村，某某某。

关于行政建制的问题在下节中详论。^③此处必须指出的是，从“大明国”三字的称号，可以肯定明代时排瑶这一族群确已定居于连南境内。

元代因国祚短暂，故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不多。以引用较频的《招捕总录》

① 例如《明史》卷一五五《赵辅传》和卷一七八《韩雍传》，均有述及征伐此地区瑶人之事，影响极大。

② 按《明史》卷一七八《韩雍传》：“雍日（瑶）贼已蔓延数千里。所至輿战是自敝也。当全师直捣大藤峡，南可援高、肇、雷、廉，东可应南、韶，西可取柳、庆，北可断阳峒诸路。”韩雍於攻破大藤峡之后，“诸山瑶、獠掠州县者皆摧破之，蛮民素慑雍威，寇窃寝息。”此段文字可作为“八排瑶皆震惧”一语的参证。

③ 按“道”作为地方行政单位，仅始于清代，此处明显有误。因瑶人知识有限，加上处境闭塞，趋向保守，才会有这一“大明国”和“广东道”的记载。

为例，得知当时的静江路（今桂林一带）、德庆路（今广东德庆一带）、全州（今广西全州）及沅州（今湖南芷江）均有瑶人分布，亦即在今广西境内、湖南西南和广东的西部都有瑶族，居地相当广泛。但据该书所记全州一带的瑶人状况，谓：

此瑶人居深山穷谷，不巾不裳，赤脚露胫，衣用牛、羊血点白布作青花，逐幅相体凑成，无领袖。耕山地。

这一支瑶人的衣着习俗，明显地与明、清时有关连阳地区瑶人的记载不同，应与排瑶有别。

值得注意的是，湘、桂、粤构成的三角地带早在元代之前已是瑶族活动频繁的地区（详见下文），何况《元史》及《新元史》中，常有这地区的“瑶乱”记载，^①以常理推测，连南地接湖南西南，排瑶定居该地应是可能的。

其次，元代时对瑶人已有所谓“生瑶”和“熟瑶”的划分，例如《新元史》卷二四八（广西上、下江诸蛮）条谓：

（至治）二年（1322年），广西宣慰使燕牵言：瑶族非一，生于深山穷谷者谓之生瑶，野处巢居，刀耕火种，采山射兽，以资口腹，标枪药弩，动辄杀人；其杂处近民者，曰熟瑶，稍知生理，亦不出赋。

这一类的划分观念是基于“其杂处近民者”的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偏见，一切以近汉文化与否来作为“生”或“熟”的依据。换言之，亦即是以汉化深浅，作为文明与否的标准。这个传统，亦见于日后有关瑶族的记载。例如民国欧汝钧的《连山县志》（1938年）卷五引《百粤风土记》，仍有“生瑶”及“熟瑶”之说。

再上溯到宋代，瑶人在今湘、桂、粤三角地带的活动已极频繁，这点在史书中已有所载。《宋史》卷四百九十三《蛮夷列传》谓：

庆历三年（1043年），桂阳监蛮瑶内寇，诏发兵捕击之。蛮瑶者，居山谷间，其山自衡州长宁县属于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行千余里，蛮夷居其中，不事赋役，谓之瑶人。

按宋代桂阳辖境相当于今湖南桂阳、蓝山、嘉禾及临武等县，绍兴（1131—1162年）初年升为军；而郴、贺、连、韶四州中的连州，首置于隋开皇十年

① 例如《新元史》卷二四八《云南湖广四川等处蛮夷》中的“广西上、下江诸蛮”条。



(590年),设治在今连县,唐时已辖有今之连山、连南、阳山及连县一带。此外,《宋史》卷十一《仁宗纪》更记载“庆历七年(1047年),诏减连州民被瑶害者来年夏租。五月己丑,补降瑶唐和等为峒主。”^①尽管上文所引的史料并未直接提及排瑶,但却可以肯定宋时瑶族在是区极为活跃。此外,对于这三角地带瑶人的活动,元代马端临(约1254—1323年)的《文献通考》卷二四亦有记载,例如是卷《四裔类四》谓:

嘉泰三年(1203年),湖南安抚赵亮励言:湖南九郡皆与溪洞相接,其地阔远,南接二广,北连湖右。

这是说瑶人势力不止于湘之西南及广东、广西,从史书的记载看来,连江西都有乱事。

宋代记载瑶人族源和风习较为详尽的,当推宋代中叶时范成大(1126—1193年)的《桂海虞衡志》。范成大之后,如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卷三、明代田汝成的《炎徼纪闻》卷四、明嘉靖(1522—1566年)戴璟的《广东通志初稿》卷三五、清代袁永锡的《连州志》卷八、清代檀萃的《说蛮》三、清代陆次云的《峒溪纤志》三、清代陆凤藻《小知录》卷三、清代诸匡鼎的《绥瑶传》卷一、清代黄钧宰的《金壶七墨》卷五,乃至常被引用,对排瑶记述最为直接和周详的李来章《连阳八排风土记》,多少均受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的影响。如李来章的《连阳八排风土记》卷三谓:

儿始能行,烧铁石烙其跟蹠。虽践荆棘巉石,终不能伤。

此说法违反科学,因跟蹠烙伤之后必易发炎腐烂。作者曾一再求证于八排中的长老,均认为未闻过去有此风俗。至于檀萃《说蛮》所说的“八排瑶最犷悍,臀微有肉尾”,更是荒谬绝伦,有违普通常识。作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列举这类文字,目的是在说明古籍中辗转抄袭,以讹传讹,在引用时必须仔细分辨。

宋代史料中没有直接提到排瑶的文字,有关排瑶于宋时迁入连南境内的记载,例如清代李来章《连阳八排风土记》卷三谓:

连地自古无瑶,《连志》载自宋绍兴年间,州乡宦廖姓者为西粤提刑,及旋里带瑶人入防道,见连地皆深山峻岭,易于耕锄,遂不去。始居州境油岭、横坑各山。

① 宋代连州辖有今连南一带地。参看姚东之(1837:总志第一)及张其昀(1980:59-62)。

清代姚柬之《连山绥瑶听志·总志第一》循是说,也认为排瑶最早是宋绍兴时廖姓提刑自广西带来。但在年代上却有不同的说法,民国凌锡华的《连山县志》卷五谓事在“宋淳熙(1174—1189年)中”。其次,最早的聚落地点是否就是油岭和横坑,也有商榷的余地。排瑶中传说现今涡水乡的白石洞,才是他们最早的落脚点,并且建有盘王庙在此(刘耀荃、李筱文1989:2)。作者个人在田野所获得的印象是,油岭只是远离大路,而传统文化保存比较完整。一直到本文执笔时为止,油岭排上仍聚居着相当多的排瑶,并不像火烧排等的居民,早已下山迁至平地。作为老排之一,油岭是当之无愧的,但究竟它是不是排瑶祖先迁居连南时的最早落脚点,则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二) 民间传说

研究这一问题时,除参考文献之外必须另辟途径,作者所搜集的一份比较完整的排瑶谱牒,虽然罗列了上百个亡故亲人之名字,但是却无从追索其辈分和年代,^①而瑶经中也只有“大明国”一词可供参考。然则究竟应如何看待排瑶先祖早于宋时迁来连南的说法呢?又从民间传说、考古遗迹,乃至语言系属等能不能找出一点线索呢?

从民间传说来推测排瑶早期经历的,首推20世纪30年代广州岭南大学在连南瑶区所进行的田野研究了。事后由李智文(1939:357-58)执笔的调查报告,去除其神话部分,大意是说排瑶祖先最早是由邻县连州河村的廖某遣来连南。为了求证此一传说,李智文还曾前往河村访问廖姓后人,据谓:

……他(廖颢)生存在十二世纪。他从湖南省之政府服务辞职,并带同八个男瑶抬轿返回。他来到河村定居。对八个瑶仆中的每一人,他都给予一片土地,以免他们懒惰。这些瑶仆发现土地肥沃,因此不时返回湖南带回更多瑶人在连州附近,以及在通向连州的河流下游定居。

这叙述大致上与前引《连阳八排风土记》卷三、《连山绥瑶厅志》卷一,及

① 作者在连南地区所收集的排瑶族谱,均是以天干地支纪年,不记辈分,男死者概称郎,女死者概称娘。例如:远亡故房君法会五十七郎元命癸亥年吉月初九日辰时建生,行寿阳间七十一岁,不幸(辛)癸酉年三月初七日亥时在家病故。

远亡故房氏法授三十八娘元命丁未年四月初四日建生,行寿阳间二十八岁,不幸(幸)甲申年十一月十七日戌时在家病故。